



特写

一根盲杖先探出来，“笃笃”地敲击地面，韩进文穿着纯白色T恤，高昂着头，走在队伍最前面。紧跟其后的是失明23年的老何，他把手搁在韩进文肩头，用脚掌感受着盲道的凹凸、竖条、圆圈，缓慢地向前踱步。

自2007年起，韩进文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那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夺走了他的视力。

12月20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举行“光明影院”公益展映，邀请50余名视障人士和陪同人员共同“观”影。时隔16年，韩进文再次走进影院。

“前面是左转……”志愿者轻轻扯了下韩进文的衣角，他跟着指令左转，而后听从引导，直走、左拐、再直走。“电影院还挺大哈！”他新奇而兴奋，队伍中发出欢快的笑声。

进场了，视障者们摸索着走上台阶，找到各自的座位，将盲杖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上。

灯光暗下，放映机打出的光束穿透漆黑的电影院，音乐缓缓响起，韩进文低着头，紧闭双眼，享受着四周由七八组音响共同形成的环绕声。

韩进文曾以为，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到影院里‘看’场电影”的经历。

当视力消失后，听力成为感知电影唯一的载体。光靠听对白和背景音乐，韩进文几乎无法理解电影的内容。不够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也将他隔离在电影院外。

“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在学校大礼堂。”韩进文坦言，自己对电影的回忆停留在16年前，那时他还是个喜欢奔跑的少年，生活中处处充满朝气。

光影在所有人脸上，画面不断流变，讲述者将电影《人生大事》的故事娓娓道来——“窄窄的窗台上，整齐地码放着许多药品。窗户下面的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充满稚气的儿童画。小女孩吴小文和外婆躺在床上，床头手机屏幕亮起，睡在床侧的吴小文被吵醒……”

台下，故事情节不断推进，韩进文有时露出笑容，有时眉头微微皱起，有时则焦急地俯身前倾。他舍不得漏掉影片中的一字一句。

倚靠座椅，头微微向上抬起，61岁的黎绍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电影中的世界，与角色们一起经历着生活的起伏波折。

1978年，正读高中的黎绍云视网膜脱落，成了一名全盲者。他曾担心继续生活下去会被人瞧不起，甚至想过轻生，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下学习盲人按摩，不仅靠着这项手艺养活了全家，还培养出100多名专业按摩师。

“巨大的烟花随之绽放，一道道绚烂的光束如花瓣般散开，化作片片星火映在人们眼中。大家抬头望着，光芒照亮了他们的脸……”电影接近尾声，故事也到达高潮，已经失明36年的黎绍云不自觉地再次抬起头，仿佛光芒也照在了他的脸庞。

提示散场的灯光亮起，黎绍云将手扶搭在前面人的肩膀，笑着走出影院。室外，阳光明亮，洒在他的肩头……

(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

让视障者的需求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手记

电影是“光影盛宴”，失去视力意味着一切源于光影的情节、美感和想象力，统统归于混沌。

走进影院“看”电影，对视障者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采访中，多位视障者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电影。鲜为人知的是，制作让视障人士“看”得明白并吸引他们走进影院的无障碍电影，也绝非易事。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作出有益实践。2019年，“光明影院”成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固定放映单元，视障者可以在“家门口”感受光影魅力。更欣喜的是，它让视障者勇敢走出家门“看见”电影，也让视障者的需求被更多人看见。

跟着电影打卡 三亚



12月20日傍晚，市民游客到三亚市鹿回头风景区游玩，跟着电影“打卡”三亚。



市民游客在鹿回头风景区“打卡”留念。



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市民游客在三亚市鹿回头风景区观看露天电影。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金椰论坛

“纪录影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论坛举行 探索纪录影像发展的更多可能

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记者李艳玫 张婉茜)12月20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纪录影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论坛在三亚举行，与会嘉宾通过纪录影像的方式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崭新的视角进一步探索纪录影像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从辽阔的草原到广袤的沙漠，从茂密的森林到孤独的冰川，从微观世界到浩瀚宇宙……作为影像艺术的重要分支，纪录影像用独有的方式捕捉下这些壮丽的景色和生命的奇迹，带领观众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生命的独特韵味。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关注到，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鸟瞰中国》《运行中国》《智慧中国》等作品在西方主流媒体播出，获得积极反响。

“然而，中国纪录片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国际传播品牌，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还需要借助国际知名品牌。”张同道说，一个品牌就是一个价值联合的共同体，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只有品牌形成了，才能形成连续传播的价值。

他举例道，如《蓝色星球》《人类星球》，观众可能只看到是“星球”系列，就知道它是一个有品质的节目，这就是品牌的力量。中国纪录片想要“出圈”，就要加强自主品牌节目研发。

对于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如何进行健康有力的传播，张同道提出，可以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着手。对内，筹建自主品牌；对外，“借船出海”，与国际品牌合作，打造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平台。

在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哔哩哔哩纪录片高级顾问朱亮看来，“关上门”是不能把纪录片做好的，要懂得放眼世界，换句话说，要想制作出优秀的纪录片，就要懂得在学习借鉴基础之上，做到自主创新。

作家、制片人、EOS FILMS创意总监孙淑芸通过举例魏克然·钱纳和海南团队、BBC和央视等联合制作的模式，介绍双方团队的合作经验。在她看来，这也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渠道。

纪录片导演、“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记协理事张以庆，谈到思想、思考对拍摄自然类纪录片的重要性。他认为，拍纪录片甚至比拍故事片还要具有想象力。自然类纪录片除了需要耗时间和高技巧，更重要的是如何展现拍摄背后的思考和拍摄团队的思想。

近年来，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和东南亚区总编辑魏克然·钱纳不断尝试将中国纪录片国际化，让中国故事变成国际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魏克然·钱纳曾参与一部关于海南热带雨林的影像作品制作。

“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也正在思考如何将中国的生态理念蕴含在纪录片的表达里，让其在对外传播中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海南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导演、制片人，海南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下属子公司海南电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进说。

此外，张同道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自然纪录片创作水准的不断提升，有些节目的品质已经可以比肩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舌尖上的中国》《人生一串》等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不错的传播效果。他非常欣喜看到这样跨越式的进步。

将眼光聚焦海南，张同道表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具备自然生态的特色属性，未来，海南也将成为中国自然纪录片发展的重要方向，“我相信它不仅讲海南的故事，也能讲中国的故事、人类的故事。”

作家、编剧刘震云做客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 电影像豹子 文学像大象

■ 本报记者 张婉茜
见习记者 余佳琪

台上的刘震云，身着一身蓝黑色休闲服，放松地坐着。再次来到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位老友与观众侃侃而谈。

12月20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活动在三亚举行。知名作家、编剧刘震云出席该活动，以“无声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为主题，分享创作的灵感与心得。

电影和文学有着何种关系

“文学梦是何时种下的？”面对主持人抛出的问题，刘震云幽默答道：“我们种过玉米、小麦、棉花的种子，但没给我种过文

学的种子。我也没想到，如今能在贫瘠的土地里种出一些还不错的‘庄稼’。”

“幽默的段子手”是刘震云的新标签。作为一名作家、编剧，他“种”出的文学“庄稼”可不少。

身为作家，刘震云善于描写生活中的小人物，他用文字勾勒出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世界。其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曾于2011年获得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先后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瑞典语等20多种语言。

作为编剧，自1995年作品《一地鸡毛》被改编成同名剧集并获得佳绩后，刘震云的许多小说都被成功影视化。改编自《温故一九四二》的电影《一九四二》，先后斩获华表奖和金鸡奖的优秀改编剧本奖，成为他在影视行业的一部代表作。

电影和文学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在刘震云看来，那是一种“意象和具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和量子纠缠”。他打了个比方——小说注重

心理描写，不爱反转，影视却需要反转，因此从速度上看，电影像跳跃着往前走的豹子，小说则更像边走边想事的大象。

“世界上有万千的人揣着万千的心事往前走，万千的心事就汇成了洪流。无声的洪流有时候确实能改变有声的世界，正如无声的文字能够滋养有声的电影。”刘震云说。

创作是不断求新的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温故一九四二》等“故乡系列”小说，到21世纪初的《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再到近年来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以及最新小说《一日三秋》，读者能明显感觉到，刘震云的写作风格在不断变化。

在大师班上，刘震云谈及作家的写作风格时说：“作者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实是一件非常‘骇人’的事，

这说明作者的写作是在一个系统里面运行，可能他的能力和才华已经到达一种极限。”

刘震云用自己的作品，举了一个幽默的例子。“我曾经写过小说《一地鸡毛》，有人建议我之后可以写《一地鸡毛》《一地鸡毛》；写完《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再写一部《我不是西门庆》，肯定很顺利。”

刘震云说，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写，作者的创作就会像坐滑梯一样舒服、顺畅。但当写作变得驾轻就熟时，出来的作品一定不是一个好的作品，是对自己创作的重复。重复别人或许是借鉴，但重复自己就是一种下滑，“如果作者能有新的创作，可能意味着其认知能力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

交流的最后，刘震云透露，明年下半年或后年上半年，他可能会出一本新书。“这本新书肯定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不一样。”他笑着说。

(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

五十余名视障人士和陪同人员受『光明影院』公益展映邀请走进影院

盲人观影记

见习记者 宋灵云 本报记者 张婉茜



一根盲杖先探出来，“笃笃”地敲击地面，韩进文穿着纯白色T恤，高昂着头，走在队伍最前面。紧跟其后的是失明23年的老何，他把手搁在韩进文肩头，用脚掌感受着盲道的凹凸、竖条、圆圈，缓慢地向前踱步。

自2007年起，韩进文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那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夺走了他的视力。

12月20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举行“光明影院”公益展映，邀请50余名视障人士和陪同人员共同“观”影。时隔16年，韩进文再次走进影院。

“前面是左转……”志愿者轻轻扯了下韩进文的衣角，他跟着指令左转，而后听从引导，直走、左拐、再直走。“电影院还挺大哈！”他新奇而兴奋，队伍中发出欢快的笑声。

进场了，视障者们摸索着走上台阶，找到各自的座位，将盲杖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上。

灯光暗下，放映机打出的光束穿透漆黑的电影院，音乐缓缓响起，韩进文低着头，紧闭双眼，享受着四周由七八组音响共同形成的环绕声。

韩进文曾以为，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到影院里‘看’场电影”的经历。

当视力消失后，听力成为感知电影唯一的载体。光靠听对白和背景音乐，韩进文几乎无法理解电影的内容。不够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也将他隔离在电影院外。

“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在学校大礼堂。”韩进文坦言，自己对电影的回忆停留在16年前，那时他还是个喜欢奔跑的少年，生活中处处充满朝气。

光影在所有人脸上，画面不断流变，讲述者将电影《人生大事》的故事娓娓道来——“窄窄的窗台上，整齐地码放着许多药品。窗户下面的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充满稚气的儿童画。小女孩吴小文和外婆躺在床上，床头手机屏幕亮起，睡在床侧的吴小文被吵醒……”

台下，故事情节不断推进，韩进文有时露出笑容，有时眉头微微皱起，有时则焦急地俯身前倾。他舍不得漏掉影片中的一字一句。

倚靠座椅，头微微向上抬起，61岁的黎绍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电影中的世界，与角色们一起经历着生活的起伏波折。

1978年，正读高中的黎绍云视网膜脱落，成了一名全盲者。他曾担心继续生活下去会被人瞧不起，甚至想过轻生，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下学习盲人按摩，不仅靠着这项手艺养活了全家，还培养出100多名专业按摩师。

“巨大的烟花随之绽放，一道道绚烂的光束如花瓣般散开，化作片片星火映在人们眼中。大家抬头望着，光芒照亮了他们的脸……”电影接近尾声，故事也到达高潮，已经失明36年的黎绍云不自觉地再次抬起头，仿佛光芒也照在了他的脸庞。

提示散场的灯光亮起，黎绍云将手扶搭在前面人的肩膀，笑着走出影院。室外，阳光明亮，洒在他的肩头……

(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

海南拍

扎根海南
在海南设立影视机构
开展高质量影视创作

拍海南

聚焦海南
以海南素材作为主题
拍出自贸港靓丽风采

诚邀广大电影行业工作者来
海南共创光影盛宴

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